



孙小美
de 花园

华南的朋友经常骄傲地说:我们四季都有花看!诚然,即使是这一年中最近的时节,岭南山野里,许多植物的花期也已悄悄来到。上次我们在岭南的大街小巷、公园植物园中寻宝,这期我们来到潮湿葳蕤的岭南山野中。

孙小美



红花荷



紫纹兜兰

冬来岭南花事忙(下)

花与鸟的互惠合作

这个时候来到山上,远远地就会看到,红花荷的玫红色花朵缀满了枝头。山道上满是一棵棵开满红色花朵的花树。仔细看,小花一个个倒挂在树枝上,好像是喜庆的红灯笼。红花荷是金缕梅科红花荷属的植物,跟它的亲戚、大名鼎鼎但却长相朴素的金缕梅比起来,红花荷真是美艳动人。因此,它现在也被栽培观赏使用。

而我们原先在植物园见过的叉尾太阳鸟又出现在花枝上。它色彩鲜艳,头颈的羽毛闪着金属光泽,让我一见倾心。以花蜜为主食,行动敏捷,长长弯曲的喙深入花蕊中吸食甜美的花蜜。

与温带地区花朵大多数白色、黄色、紫色不同,热带、亚热带地区花朵许多都是大红色、橙色这样明艳火辣的颜色。这热情洋溢的色彩,其实是和帮助他们授粉的小伙伴有关。寒冷干旱地带许多植物依靠风媒传粉,而温暖地区的许多植物,多是依靠鸟、昆虫来进行授粉。红色、橙色的花朵更能吸引鸟类和蝶类。鸟类和昆虫在采蜜的时候,身上不小心沾上了花粉,当它们来到下一朵花采蜜的时候,身上携带的花粉就落在了这朵花的柱头上,帮助植物进行了授粉。动物由此得到了食物,而植物也完成了传粉的工作,互惠互利,相得益彰。千百年来,动植物协同进化,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,最后甚至达到了“天生一对、天造地设”的效果。植物为了达到更好的传粉效果,设置重重障碍,将花蜜藏在幽深曲折的部位,而动物们为了吃到更多的花蜜,最后演化出完美契合花朵形状的长长的喙或口器。看到红花荷和吸食它花蜜的叉尾太阳鸟,我不禁又一次感叹大自然的精妙神奇。

“狡猾”的紫纹兜兰

如果有幸,在此时的岭南山林中,你还能见到珍稀的紫纹兜兰。紫纹兜兰,分布于广西广东以及香港、越南。

1850年在香港岛首次发现野生植株,成为香港地区唯一兜兰属原生物种。它美丽的形态,当时引起了高度关注,被称为“香港小姐”。然而这位兜兰界的美人儿,也因为它的美丽和爱好者的喜爱,被野外采集售卖的贪婪之手大肆破坏。

兜兰又被称为拖鞋兰,它的唇瓣长成了一个口袋的样子,十分可爱。这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喜欢,这个可爱的口袋可是“诈骗犯”的作案工具。前文讲的那些花利用甜美的花蜜和迷人的花香诱惑传粉者,达到互惠互利的局面。而兜兰却是个狡猾的“小骗子”,小叶兜兰利用亮黄色的退化雄蕊来诱惑传粉者食蚜蝇,长叶兜兰甚至在花瓣上利用黑色突起和睫状毛伪装成蚜虫的样子,引诱食蚜蝇来取食。一旦授粉的昆虫被诱感到了雄蕊上,会因为太滑掉入了“口袋”中。“口袋”里又深又滑,而“口袋”的大小也正好限制了食蚜蝇展开翅膀飞走。于是在慌乱之中,食蚜蝇发现上方有个亮光的小通道,急忙沿着通道往上爬。这个通道恰恰是合蕊柱所在的内通道,也正是花粉块的所在地。虫子们爬出通道,背上势必粘上了兜兰的花粉块,被带到下一朵花去。而这个传粉通道,也慢慢演化成符合主要传粉者的大小。所以有些不被欢迎的造访者无法通过这个通道、带走花粉。在这个一步步精心设计的骗局中,虫子们受到了囚禁和惊吓,还被迫帮兜兰完成了传粉,却没有得到食物,兜兰真是个吝啬的葛朗台。想到这里,突然觉得这比时下流行的“宫斗剧”更加精彩呢。

最爱吊钟花

冬日里的岭南,最喜爱的还是吊钟花。半透明的花瓣晶莹剔透,粉红色的花朵如小铃铛般,每个花序3-8朵花绽放在枝头,风一吹,仿佛能听到清脆的铃铛响声。攀登到半山腰,只见一大片灌木开满了粉色小铃铛。看着这可爱的花朵,心底也慢慢地柔软起来,那一丝丝浪漫情怀也涌上了心头。吊钟花,杜鹃花科吊钟花属,通常在新年前后开花,在岭南地区甚至福建、江西、湖南湖北都有吊钟花的分布。而3月份的广西大明山,吊钟花开成海,漫山遍野的粉色铃铛,如诗如画,让人陶醉徘徊、不舍离去。

吊钟花花朵美丽,倒挂的形状又犹如一个个金钟。早在清代中叶,广东一带已有将吊钟作为年花的习俗,取其“金钟一响,黄金万两”的好兆头。同时吊钟花的花朵都是生长在枝顶上,亦有“高中”寓意,家中有学子的会过年插一瓶吊钟花,而家中有女孩的人家,则希望女儿能“高高挂起”,觅得金龟婿。过去农民都是砍伐野生吊钟花枝到花市售卖,久而久之,吊钟花的野生植株破坏严重。如今,年宵花市已难觅吊钟花身影。而我们更希望吊钟花在广阔的山野中自由生长、肆意盛放。

冬天之美

□耿艳菊

四时季节,犹喜冬天。它,安静沉寂,清旷磅礴,大气凛然。冷冰冰寒凛凛的,却藏着热胸怀。不喧腾,不热闹,不叽叽喳喳,不流光溢彩。清清新新,古古朴朴,似一幅古中国的水墨画。

原野上的林子,老树琼枝,当空舒展。像戟,像剑,像战士们有力的臂膀。气势如虹,荡激长天。叶子落光了,回归了泥土,叶子本来就是陪衬,一些可有可无的溢美之词或者掌声。一叶障目,莫被浮云遮望眼。抖落一身尘俗,望得到的是无边无际的青天。草黄叶枯,不觉得悲哀。只觉得天宽地阔,风烈云轻,深美高远。

若树是冬天的风骨,雪就是冬天的灵魂。白花花的天天地间,一切都是洁净的。就连雪地里撒欢的小黑狗,也穿上了可爱的雪衣服。

众鸟飞尽,人踪寥落。倘若有些闲情,尽可以在雪地里敞开心扉,与雪对舞。也可以临窗而坐,对一庭雪,朗诵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亦可邀一两个旧友,围炉品几盏淡酒,畅叙故情。酒至微醺,最意味的莫过于乘着酒兴踏雪寻梅。琉璃世界白雪红梅,又美又香又清绝。

冬日里意味的事,还有追逐阳光。毛茸茸的,阳光是一头调皮的小兽,它在哪里,我们就跟到哪里。阳光落在身上,蹦蹦跳跳,轻轻的,暖暖的,柔柔的,舒服极了。它是那么可亲,那么可爱,这一刻,纵有千金,亦不舍得换。

温暖的不止人的身,心亦是暖烘烘、软乎乎的。大家见了面,不管是在哪里,熟识不熟识,总是格外的热情,嘘寒问暖。“冷不冷?”“冷吧?”“多穿点,别冻着了。”行走在尘世间,可怕的不是物候上的冰冷,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。也许冬日里一句惯常的问候,就在无意间化解了三尺冰寒,给寒冷的人升腾起明亮的希望。

冬天里的一草一木、一举手一抬足,都是美的。大地美,山川美,物象美,时光美,人美,心美,因为处处潜藏着希望。冬天来了,春天自然是不远的。